

在党旗下宣誓

□董念涛

工作多年来，我多次获得中南钢铁鄂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。成绩的背后与我一点一滴的努力分不开，但更重要的是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。父亲一辈子忠于党，他曾领着我党旗下宣誓，永远跟党走。我永远记得父亲病重时的那些情景，每每回忆，心中总是痛得那么歉疚。

那年秋天，父亲一连几天粒米未进，我坐在他的床前，说要请假陪护。父亲摆了摆手，叫我忙自己的工作去。父亲是老矿山人，深知这段时间是我们最为繁忙的时候。他说，我们都是党旗下宣誓过的人，个人的事再大都是小事，公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。看着父亲坚决的表情，我拗不过，只能选择尊重。那几日，我全身心投入工作，直到天黑才能回去看看父亲。那日，我正在出差的路上，接到家人的电话，说父亲病危。等我赶回家时，父亲吃力地半睁双眼看着我，眼角流下了一滴清泪。

父亲离开了我们，往日那深深浅浅的说教，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有着40多年党龄的父亲常常教导我，干工作不要拈轻怕重，只要是组织交待的事情都要想尽办法去完成。不谈条件，是父亲信守的诺言。父亲用实际行动影响着我，潜移默化着我。有一年，我们公司上马一个项目，由我全权负责项目建设，本职工作还不能落下。我那时就想，如果是父亲接到这项工作，会怎么对待？会不会像有的人一样提出加薪升职？肯定不会。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，把项目建设好才是我的唯一追求。整整三个月，我

每天都是7点前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，晚上6点钟回家已属常态，并且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。父亲常常说，心中只要怀有信念，人生就会有无穷的动力前行。

虽然父亲干了一辈子的矿山工作，可他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，甘于平凡，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父亲在矿时，一直在矿区工作，整天跋山涉水，从不喊累。在我年幼时，每当父亲下班回到家，我就守在门口，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工具包。然而，里面除了一些工具零件，什么好吃的也没有。我问他：“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爸爸的包包里都是吃的喝的？”父亲瞪了我一眼，吼了一句：“白白喝的东西能够拿吗？”父亲严肃起来，真的好可怕。有一天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回来，远远地看见他的车上绑着满满一袋子东西。我有些好奇，奔了过去，只见父亲笑眯眯的。原来，是一袋红薯。父亲说，今天采矿时碰到一个山民，地里刨出的红薯不好卖，生活较为困难。父亲说，我买了你家的红薯吧！

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竭尽全力帮助别人，也是父亲的人生信条。有一年，父亲到山上探矿，在一户农家走访，发现这家真是家徒四壁，家中有一个

小女孩，父母双亡，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一家人根本就无法与外界接触。

父亲本可以问完事儿就离开，可他没有。他说，我们都是党旗下宣誓过的人，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。于是，为了能够让小女孩及时上学读书，父亲从牙缝里省出一些钱，每月都给小女孩一点微薄的资助。自那后，父亲每次回家时，他的工具包里总会有几个白白的馒头，那是他路过镇上时特意买的。父亲节省下自己的伙食费，就想让小女孩能够读上书。直到父亲退休，小女孩也读完了职业学校，终于走出了大山，远到广州去上班了。

做人就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。父亲的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，但每年经过他之手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那个时期，由于财务管理粗放，加之与地方的一些纠纷问题，父亲在协调过程中是可以自由支配费用的。面对诱惑，父亲只要动动手脚，日子也会过得油光水滑。父亲是一个党员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我说：“你就没想着捞点油水，为儿子买根雪糕吃么？”父亲说：“做人不可这样，一旦犯了错误，你怎么补救都无济于事！”

作为矿山人后代，我深知坚守事业的不易。社会趋势发生了颠覆性改变，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，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虽然时代在变，世界在变，但我始终坚信，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。比如顽强拼搏的

精神、恪尽职守的品质、慎独自律的作风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。

追随父亲的脚步，而今我也是一个有着25年党龄的党员，我时刻以父亲为榜样，执着于做一个正直的人、善良的人。父亲当年走过的那一座座大山，我也经常走过；父亲一直羡慕的钢城岁月，我正经历着。我们在烈日下毫不退缩，寒风中绝不畏惧，每一个追梦的宝武人都是真的勇士。在大山中行走，山风吹过我的耳畔，像是父亲在对我谆谆教诲。路旁划过的树枝，像是父亲牵着我的手，叮嘱我走好每一步人生路。

只要心怀信念，眼里都是光明。面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，更有必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也乐于做一个平凡的人。因为，我们在党旗下宣誓过，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，有着不屈的灵魂。父亲常说，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，经历了坎坎坷坷，经历了栉风沐雨，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。

是的，我们要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。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二十大，走过的漫漫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。我们期盼，我们祝福，我们奋斗，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，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。



矿区的夜

□柏超翔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放，此时的宝武资源马钢矿业张庄矿火热而迷人。这样的夜晚让人沉醉，让人乐于在这片土地上倾情奉献——这里有丰富的铁矿宝藏，这里就是皖西的璀璨明珠。

每当人们结束了繁忙的工作后，三五成群的工友们结伴而行，穿梭在宿舍区的小径上，享受晚风带来的安逸。矿区大门前的广场上，矿嫂们跳起了广场舞，人们都在愉快地谈笑着。夜色中的张庄矿也是繁忙景象。铁矿石通过主井提升到地面，经过绵延的皮带输送到选矿厂，再通过汽车运

往四面八方。臂膀坚实的矿区汉子们不顾劳累，在百米深井中努力掘出黑金。当我们温暖入眠，沉浸在甜蜜梦乡时，他们却坚守岗位，聚精会神操作着前进的铲运机，看护高速运行的皮带机。

雨夜，窗外淅淅沥沥，矿区的霓虹灯在雨雾中闪烁，给矿区平添了不少诗意。在井下绵延数千米的巷道里，还有更美的场景。有一群人在雨夜里无声地书写着奉献与创造之歌，他们就像这静谧不语的夜，无需豪言壮语、击掌喝彩，他们怀揣梦想大干、快干，直到东方朝阳升起。

情系图书馆

□吴洪生

大学里，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。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建在一个小山坡上，显得雄伟高大，真像一座科学殿堂；晚上灯火通明，又像一艘书海中夜航的大船。这个我心中的圣地，四年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。在全校一万多名学生参加的百科知识竞赛中，我竟然获得了第二名，肯定与此有关。

退休了，离家很近的宝山区图书馆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它现在是国家一级图书馆，藏书比较丰富，就连我在职时主编的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《创业·敬业·走向世界》和参与撰写的《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》《世界十大企业家》也在里面。馆里光读者座位就有1200个，灯光非常明亮，照耀着每一个伏案读书的人。我总是沉迷其中，置身于书的世界，流连忘返。托尔斯泰说：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。读书是一种享受，是

一种生活方式，也是一种风度。一旦与此结缘，多半会发生自己意想不到的“改变”——变得渊博、明理、机智、豁达，变得文明、高雅。

图书馆不光藏书多、阅读条件好，还经常为读者举办讲座。看到精美的讲座海报，当了几年教师的我心里痒痒，也想开一个讲座，没想到图书馆培训部的杨部长立马答应。讲座讲完后，不仅听众反映很好，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也采访了我，让我继续讲课的信心大增。在图书馆翻阅各种报刊多了，也增加了我投稿的信心，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一百多篇，并多次获奖。

现在疫情期间减少了面对面给学生讲课和外出旅游，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读书。由于读了大量的书，有了更多的思考，我把明年准备开设的新课程讲稿全部撰写完了。疫情结束后，我要为我的学生奉献更高质量的讲课。

缝纫机

□尚作娟

我家阳台上有一台缝纫机，静静地陪着我从1971年走到现在，已经有50多年的光阴了。看着它，我就想起了我的青春岁月。

那一年，17岁的我随同学一块儿奔赴广阔天地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随后的两年，和我一块儿来的同学都陆续回城了。家中父母很焦急，千方百计求人搞到一张缝纫机票，又拿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151元钱，买了这台上海产的“标准”牌缝纫机，作为我以后谋生计的工具。

后来，我终于回城了，缝纫机成了我的好伙伴。我托师傅从上海买来做衣服的纸样子，不管什么衣服都敢做，虽然做得不是很好，却给家里省了不少做衣服的开销。我和几个闺蜜没事就在一起琢磨，把肥大的工装裤改成合体的直筒裤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就会很诧异：“一样的裤子，怎么你们穿得那么好看呢？”当然，我们是不会说的。

1978年我结婚了，缝纫机成了陪嫁，来到我的新家。当我要做母亲时，我在缝纫机上给我未来的宝宝做了很多套婴

儿服。女儿要上幼儿园了，我不知道怎样打扮她才好，就用缝纫机给她做各种衣服，每天穿着不重样。

女儿要上小学了，一个班上有70多个新生呢，怎样才能让老师一眼就能认出她呢？我费尽心思。一天，在《大众电影》上看到一个演员的剧照，灵感来了。我买来大红的真丝绸、洁白的涤纶，挑灯夜战。红绸做成了泡泡袖的衬衫，白涤纶做成大褶的单肩背带百褶裙。女儿穿着这套衣服去上学，班主任很快就记住了女儿的名字。女儿上初中后，每天早上和我一块儿骑自行车上学。我给做的大红外套远望望去很显眼，在纷杂的人流中我也能目送她很远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缝纫机静静地站在阳台上。转眼女儿也要为人母了，那我就是外婆了。虽然时代变了，在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要有什么有什么，可我还是给未出世的小外孙做了小肚兜、小衬衣，又好穿又好脱，还不硌皮肤。

缝纫机，我的好伙伴，陪着我从青年走向老年，一如既往地打扮着我们一家的春夏秋冬。

我的铁匠表叔

□王开平

表叔是镇上的铁匠，除了擅长打铁外没有其他特长。他一天不摸那乌黑发亮的铁锤，就像少了点什么，以至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仍然守着那破旧的铁铺。

表叔带了一个徒弟，小伙子家里很穷，父母都是残疾人，因此他只读到初中毕业。小镇上又没有什么事可做，他父母就托人找到表叔，让他儿子跟着学打铁，不要工钱，学个手艺，以后好混口饭吃。表叔的家人都不同意，说表叔年纪大了，带徒弟是件苦差事，身体会吃不消。表叔是个热心肠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还是收了小伙做徒弟。

小伙很勤快，在打铁之余，闲下来就帮表叔做家事务事，表叔很喜欢，逢人就夸，并勉励他：学铁匠苦是苦点，发不了财，但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是没问题的。小伙受到了很大的鼓舞，干活更卖力了。

可小伙在表叔的铁铺干了快一年的时候，一次趁表叔外出有事不在家，拿了表叔的1700元钱，从表叔的视野中消失了。表叔非常伤心：家里有困难可以说啊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表叔的精神一下垮了，天天摸着铁锤也拿不起来了，只好把铁铺关了。当了一辈子铁匠的表叔，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收场。

就在表叔已经淡忘了徒弟的时候，小伙居然又回来了。表叔没有骂他，而是平静地问他，去了什么地方，怎么招呼也不打一个，害得大家都很担心。小伙听后，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，说他现在后悔了，对不起师傅……表叔点了点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人要脚踏实地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做本分人、本分事。随后，表叔又问他有什么打算，小伙望着表叔说：我已经想好了，还是跟您学打铁。表叔不假思索地说：那好！我们明天就开始。于是，表叔的铁铺又开张了。

今年中秋节回老家听说此事后，我就问表叔：为什么还要收留他做徒弟？表叔说：这还不明白？如果没人关心他，让他流落到社会，可能会断送他的前程，说不定还会走上犯罪道路。

是啊，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，况且，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！

只此青绿

□李隆胜



父亲的柿子树

□吕方清

落叶飘零，缀满院外枝头的柿子泛起了红晕。立在树下的父亲总是不经意地抬头，瞅着瞅着，古铜色的脸上绽出了笑意，额头的沟沟壑壑填满喜悦。

这是父亲二十多年前亲手移栽的一棵柿树。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，次年春天长出的叶片嫩绿油亮，树干也渐渐粗壮起来。到了第三年，虽然果子屈指可数，父亲却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唠叨了好一段时间。父亲不时地抚摸着油嫩的枝叶，深情凝望。一天，父亲突然有了新的想法，买来一棵筷子般粗细的石榴树，栽在柿树旁边，“栽上棵石榴树，它就有个伴了。”在这之前，母亲患病离世，我们兄弟几人也都在为小家、孩子奔波，偶尔回去陪他说话唠嗑，也是来去匆匆。

后来小区改造，院外的路面需要整修，花坛、树木也要统一栽种。父亲听说要铲掉他的树，几晚上没睡好觉。我找了社区、施工队，陈述着柿树、石榴树也是绿化，与小区整治方向一致。最终，社区同意了不铲，但树周围要统一砌上面包砖，只留树根处一个小方

口。父亲听后高兴得不得了，每每上肥时，细细地扒开土，生怕弄伤根系，均匀地埋上肥料，再用土覆盖好。父亲做得是那样认真、细致。

今年国庆节，柿树果然又是大丰收。绿橙相间的色彩令院落都生机盎然起来，柿子从绿油油的树叶里挤出来，将擗面杖粗的枝头压弯了腰。熟透了的大柿子像挂在树上的小灯笼，石榴树也是枝叶繁茂，与柿树交织在一起。这一刻，父亲总是笑容可掬，催促我摘柿子。我爬上树杈，父亲在树下用拐杖指挥着我。无意间，我瞥见父亲白发苍苍，脸颊皱纹密布，一股愧疚涌上心头。父亲年老孤独，我们陪伴他的时间太少了。摘柿子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，左邻右舍送送，让子女们带上几包回去吃，还教我们如何泡着吃、捂着吃。父亲事无巨细地说着，笑容在脸上荡漾开来。

白天的喧闹过去了。静静的夜晚，凉风拂过，树叶传来飒飒声响，似乎是与父亲多年相融相伴的呼应，也似乎是与父亲轻轻地私语。

香溢四季

刘新芳



七绝
求索情思酒石氏杰
犹在百蒜干浓做珠
亦在案川造家醉地机

书法

郭烈豪